

■牛言牛语

有没有曾经这样打动过你

□刘晶晶

在最近的金曲奖上,陈奕迅击败了“老对手”张学友,二度拿下金曲“歌王”桂冠,发表得奖感言时,陈奕迅激动得语无伦次,称“希望这个世界大家都可以慢一点,大家都太急了”。

新闻里放着这个消息,可是很快被淹没在更多的八卦声音中。世界依旧走得很急很快。听到这个新闻,朋友感叹好久没听到过什么好听的新歌了,我感叹过了那么久还是那些老面孔在领奖台前来来去去。

1995年,有个叫陈奕迅的还没像现在这么胖的小青年模仿演唱了张学友的一曲《望月》,一举拿到了新秀冠军。那时候,张学友已经是红遍港澳台的四大天王之一。他应该没料想到,这个清秀小青年后来能长成这样一枚胖子,虽然视己为偶像却老被

媒体拿来和自己比较,然后真的两次从自己手上拿走了金曲歌王称号。

当然,到底谁唱得更好没有标准答案,歌王也没什么了不得。唱歌这件事谁都没法下定论说谁就是最好。只有他有没有get到你的点而已。

我还记得有一年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坐在八万人体育场的最高点,传过来的声音似乎是有两个人在唱,重音的厉害。为了听得清楚不停地找下边的空位,最后坐在了台阶上。就是那样,听到他淡淡地唱起“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声音依旧带着诡异的回音,却还是红了眼眶。

有些人唱歌的技巧特别好,可是他唱不进你的心里。有的人有天生的完美嗓子,可他没办法打动你。

因为陈奕迅的英文名,很多人叫他陈医生,一直觉得这说法莫名的贴切。他在那浅吟低唱,好像给你讲了个故事,然后就让你听得感同身受,悲伤、无奈、豁达、通透,就像个心理医生,和你聊着,慢慢地治愈。

他在金曲奖上唱了10分钟,20多首老歌,信手拈来。宛若时光流转,让很多人唏嘘感叹。每一句歌词,来自不同的歌手,或许在曾经的一刻,这个歌手唱出的这句歌词,就曾狠狠地戳进某人的心脏,自此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就像无法痊愈的风湿,总会在某个日子提醒你它的存在。

流行总会过去,生命一向短暂,可那时的情怀就和记忆一样,时间越久越发醉人。只是不知道太急太快的今天,人们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把声音,这样的一首歌词。

■一周梦话



股市里看人性

□范彦萍

对于股盲的我来说,已经错过了人生的好几场股市风云。眼看着别人为股愁为股喜,为股疯魔,我却淡看股市,似乎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但家里有个二十多年股龄的老股民爸爸,让我也时而会听到一些专有名词,蓝筹股、垃圾股之类的。第一次感到股市的海啸是在2007年,老爸以6000点的高位进入,第三天就亏了五万元。再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节节跌了,我和老妈为了安慰他,甚至没有调侃他。

前不久,蛰伏已久的牛市貌似终于到了,被套的股票解了套。我鼓励他拿出来,但是他不肯,认为节节攀升,岂有拿的道理。还说自己眼光不错,好几个涨停板呢。一直听人说炒股的人的心情好不好看行情就知道,老爸那几天心情好得跟什么似的,抱着我的iPad不放。

可是,我却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有一天居然还梦见他把股票全抛了,心中大喜,梦醒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

好吧。到了5200点的时候,我有强烈的预感,大事不妙。但他依然是这么一句,哪有抛的道理。没想到,隔了一个双休日,股市就狂泄300点,接下来是好几个跌停板。老爸的心情很快进入低谷,再也看不到笑容了,愁眉紧锁。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想过把股票拿出来,但怕老爷子觉得不尊重他,万一股票继续涨会刺激到他。但看着股票坐电梯般上上下下,实在是难受。

对股票,我是没有太多好感的。曾经和一个IBM的老总聊天,对方说2006年最辉煌的时候,和一个股票论坛的版主共同做代课炒股,从几百万的资金最高炒到7000多万。甚至还把所有身家都弄到香港,启用涡轮的杠杆模式,炒红了眼。最后,一下崩盘了,所有的资金没有了不算,还倒赔两套房子。时隔8年,他感叹,要不是老婆有风险意识,硬是截留了一部分资金,如今的他只能到人民广场要饭了。这以后,他再没有入市,而是留下了一句话,“如果一定要炒股,就顺势而为,反人性,最好能远离股市。”

说真的,能看穿金钱的人毕竟少,到底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入市有风险,总归赚少赔多的,真的能将数字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其实,我是这么看的,以后HR筛选人才的时候,不妨也参考下对方的理财偏好吧,还可以综合得出一个人的“股值”。说不定也能像芝麻分一样,考量一个人某一方面的个性。

■公路牌

“原始社会”独龙江

□陈诗松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难走的一条路。地图上,它在云南、西藏与缅甸交界的那个弯弯的小角上。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短短的一条弧线。

从上海去独龙江,最近的就是飞到昆明,转机到保山,然后一路开车过去,至少需要14个小时,而且还是上下不停颠簸的节奏。没有公路前,这条路人背马驮3天3夜也走不完。有了公路,也不是随心所欲就能进去,独龙江地区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雨或者下雪,每年的12月至6月,大雪把唯一的山口封了,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活脱脱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村庄”。

在独龙江乡里,住着独龙族,据说是目前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今年1月1日,在国家的推动下,独龙江的隧道开通了,彻底结束了半年封山的时代。因为有了这,这个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民族一夜间从原始社会跨进社会主义。

走进村子,你会发现这个“原始社会”的惊奇之处。这里的村民不洗脸、不洗澡,使用独龙语,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一条七彩独龙毯,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

到独龙江来看什么?你身处的



四周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然博物馆。独龙江边南部海拔在1200米以下,所以气温高,湿度大,阴雨绵绵,是毒虫、毒蛇、毒蜂、毒蝇、蚂蝗生长繁衍的地方,也是各种植物生长的理想场所。独龙江乡被称作是东亚物种多样化的“中心舞台”。按独龙族人的说法,手抓一把起来,就有20多种植物。

乡里还居住着已经相当稀少的独龙族纹面女,就是脸上大面积被纹上了民族的花纹。至于纹面原因,纹面女们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好看,有的说是为了死后与灵魂相认,有的说是为了不被人抢去为奴,有的

说是为分辨男女。有的为了死后能带走生前的东西。如今,村里仅剩的纹面女据说只有16人了,每位都是宝贵的文化象征。

在这里行走,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居民的住所,还是养老院、学校,即使最深处,有房屋的地方,屋顶上就插上红色的国旗。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等同于主权的宣示。尽管很多不识字、不会写“主权”两字的独龙族,可能从未意识到他们与国土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关联。但每个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归属感。

■曹叭叭

何时才是梦醒时分

□曹心蓓

西方有个好莱坞,东方有个宝莱坞。以前以为中国电影赶不上好莱坞是因为特技,看了《我的个神啊》(又名《PK》)、《三傻大闹宝莱坞》、《未知死亡》这些片子,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距离印度宝莱坞的差距都这么远,更遑论什么好莱坞!

最近,刚看了印度电影《我的个神啊》,深深震惊于印度电影已经走到中国电影前面那么多了。扮演外星人的阿米尔·汗主演过红极一时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在那部电影里他尽情嘲讽了印度当代的高等教育制度,《我的个神啊》的胆子更大,将全印度的宗教观念一股脑儿推上解剖台。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宗教国家。宗教问题,很

多国家碰都不敢碰,避之如虎,可《我的个神啊》几乎把印度所有的宗教都讽刺了个遍。这部电影去年在印度上映时(今年5月被引进中国),曾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可是不满归不满,抵制归抵制,这部电影的宣传、上映计划一点未受影响,创造了印度电影票房的新纪录。

反观我们的国产电影,票房与质量近年来一直呈现负反馈。最近那个《横冲直撞好莱坞》,在片名上和海报上都有一股向《三傻大闹宝莱坞》致敬的山寨气。可是,人家“三傻”是以装疯卖傻搞笑之皮抨击印度的教育制度,看完能发人深省,而“横冲直撞”完全就演成了《三傻胡闹好莱坞》。如果要用比较法来形容,那么可以说“《横冲直撞好莱坞》烂得足以让《分手大师》含笑9泉;烂得足以让

《不2神探》显得没那么2;烂得足以媲美《老男孩之猛龙过江》”。

我就不明白了,晓明、薇薇是有多缺片约,非要去接这部大烂片?都是兢兢业业演了10多年,好不容易碰到陈可辛打磨雕琢才拿到影帝影后的人,正该趁准时机从偶像派向实力派转型,为什么非要去接这种大烂戏?我思来想去,大概也只能归咎于中国电影工业的急功近利,创作者们普遍心浮气躁,沉不下心来钻研剧本,拉来几个当红演员、整点好莱坞的噱头、乱致(抄)敬(袭)几个经典桥段,就以为可以骗到观众了。

现在,印度电影在中国的口碑越来越好,可以说,印度电影已经在向中国输出价值观了。在经济领先印度据说有20年的中国,电影人还在梦游,不知道何时才是梦醒时分。



郭波
青年报常年法律顾问
律师

免费预约律师接待日:周六下午2时-4时
地址: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35层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咨询热线:13817855556